



2001年,我刚分配到渭南公路局,报到前竟摸不准单位的具体位置。拦住一位路人打听,对方笑着扬手:“好找得很,就在长途汽车站十字东北角。”那时我家住在渭南市西潼路北侧,与车站隔得不算远,可这处老站点,于我却始终像个熟悉的陌生人。

真正和老长途汽车站绑在一起,是2005年底。为了方便孩子上幼儿园,我搬到了段机关四楼的单身宿舍,这一住便是整整八年。刚住进去的那几天,天蒙蒙亮,通往各县各乡镇的长途汽车喇叭声就争先恐后地响起,夹杂着卖票员清亮又带些烟火气的吆喝声,准能把人从睡梦里拽出来。日子一久,这些喧闹竟成了亲切的背景音,慢慢化作伴人安睡的催眠曲,听着反倒踏实。

老长途汽车站是县区里最早的客运中心,扛着渭南周边乡镇的出行线路。功能不算繁杂,核心就是市际、县际班线客运,却稳稳托住了一方人的出行刚需。那会儿的车站永远是热热闹闹的模样:车辆进进出出川流不息,旅客来来往往熙熙攘攘,附近的门店生意红火,就连周边的餐饮、住宿、银行也借着这股人气,做得有声有色,满是生活的暖意。

一切的改变定格在2010年10月26日这一天,长途汽车站整体搬到了渭清路中段的新站。随着高铁线路的织密,群众的出行方式悄然而变,新站的客运业务也跟着升级:既留住了原来的市际、县际班线,又添了省际班线,近几年更推出了方便快捷的定制客运。截至2024年12月,渭运集团已开通21条定制客运班线,覆盖各县市到西安、渭南等线路,乘客在微信公众号上预约下单,就能享受到“门到门、点到点”的贴心服务。

老站,从搬迁那天起,慢慢淡去了往日繁华。车流少了,人流稀了,清晨找回了久违的安静。周围的门店一家接一家挂出转让告示,离得最近的农行也迁走了。昔日的热闹再也寻不回,如今老车站的院子成了渭南市驾校的训练场地,在现代交通的浪潮里发挥着一点余热。唯有那座老门头,还倔强地立在原地,只是早已破败不堪,每一道痕迹里都藏着岁月的故事。

(作者供职于大荔公路段)

城固汽车站的记忆

文 / 郭树垠

清晨的阳光洒在城固县老汽车站的水泥地上,站内寥寥数人。售票窗口后方,工作人员默默等待着旅客。这里是城固县城关镇大西关的老汽车站。

在老汽车站出现前,城固与汉中之间的交通是一种快马扬鞭。据《城固县志》记载,1900年至1946年间,城固与汉中有一种叫“溜溜马”的客运交通方式。自大西关起步,经沙河营、柳林铺、十八里铺(铺镇)至汉中,共设五个交通站。养马户相互约定暗号,接待客人雇佣马匹,客人交费乘马,马奔向指定地点,站主则通过马鬃上的暗记“下车验票”。

随着时间流逝,公路的建设,骑马的人变成了搭车的人,汽车客运行业的兴起。1989年9月26日,在城固县城关镇大西关,城固汽车站正式设立。汽车站既有通往汉中等大城市的干线班车,又覆盖众多乡镇线路,班次密集,极大地便利了民众的出行搭乘。

听当地一位老人回忆,上世纪90年代,天还没亮,车站门口就挤满了人。农民们挑着担子,里面装满新鲜的柑橘和蔬菜,等着早班车进城贩卖。学生们背着书包,挤在人群中,准备去汉中上学。售票窗口前永远排着长队,站内广播声、客车引擎声、小贩叫卖声不绝于耳。

傍晚时分,农民拿销售农产品的收入在汉中采购了日用品,用篮筐装着,重新乘上返回城固的汽车。学生们也背着书包,兴高采烈地跑上车,心满意足地坐上位置,等车辆将他们带回家。

到了春节,车站里更是挤满了返乡的农民工,他们大包小包地带着家人的礼物和年货,在这里开始最后的换乘。从大城市返乡的工人们,在晨雾里揉了揉惺忪的睡眠,耳边萦绕着一声声吆喝,那是挑着城固柑橘特产的农民在车站门口叫卖。卖菜的老乡、兜售日用品的货郎、支起早餐摊的夫妇,各自忙碌着。空气中弥漫着油炸果子的香气和方言的喧嚷。那是城固老汽车站里一个平凡而充实的日子。

随着时间推移,城固老汽车站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。虽然老汽车站的地址仍是城固县的核心区,公路横贯东西,交通设施齐全,但高铁发展、私家车普及等交通方式的变革,让传统公路客运受到巨大冲击。曾经熙熙攘攘的汽车站,变得日渐萧条。

“降级改造、关停并转”的现象让客运人员忧心忡忡,高铁连线、市郊铁路、网约车、自驾游等形式的发展普及,让城固老汽车站不得不反思自身的短板:乘客换乘不够便利,网络购票不够便捷,服务质量亟需优化。今天,当我们走进城固老汽车站时,依稀能从斑驳的墙壁和空旷的停车场感受到它昔日的繁忙。对于城固汽车站而言,它也不再仅仅是出发与到达的场所,它承载着地方记忆,如今正在缔结新的交通方式,将以更好的面貌融入我们的生活。

(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)

周至汽车站:十年车辙岁月留痕

文 / 何花婷

2014年深秋,秦岭覆着薄霜,我随爱人踏上周至的土地,县城西北角那座灰砖老建筑——周至汽车站,成了我这个异乡媳妇与这座小城的初次深度联结。

彼时的车站候车厅里,漆面剥落的长木凳随意散落,墙角的老式饮水机断断续续地淌着温水,杯口结着一层薄薄的水垢。爱人在唯一的售票窗口排了许久,攥回两张手写字迹的纸质车票,边缘还带着打印机的齿痕。检票员举着扩音喇叭沙哑着吆喝检票。登上绿色客车,车辆启动的轰鸣震得耳膜发颤,行驶在尚未完全硬化的公路上,颠簸得仿佛要被抛起,爱人紧紧握着我的手笑:“以后习惯就好,这是咱周至人出门最方便的车。”我望着窗外陌生的白杨树,心底藏着一丝异乡媳妇的忐忑与不安。

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,车站迎来黄金发展期。发车线路从最初的3条扩展到20余条,直达西安、宝鸡等周边城市,这里成了县域经济与外界连接的纽带。外地游客也循着

班车而来,探寻楼观台文化、欣赏黑河风光,小站成为文旅融合的中转站。

2016年,车站迎来第一次大规模翻新,手写黑板换成明亮的电子显示屏,一个售票窗口增至三个,还添了自助售票机,现金、刷卡、扫码均可购票,告别了排长队的烦恼。长木凳换成柔软的蓝色座椅,空调让候车不再受冷暖之苦。客车升级为清洁能源车型,车内配了USB充电口和空调,行驶平稳安静,检票也变成便捷的扫码模式。此时,周至的公路网络已进一步加密,车站与城乡公交无缝衔接,出行效率大幅提升。我渐渐习惯了在空调候车厅里刷手机等车,帮不熟悉自助售票机的老人操作,看着他们感激的笑容,我感受到作为周至媳妇的归属感。

随着西成高铁的开通,周至接入高铁网络,公路客运客流量虽有减少,但老汽车站并未沉寂,反而开启精准化改革,与高铁形成互补。针对乡镇居民短途出行需求,车站开通了去马召、广济等乡镇的微循环班车,每20

旬邑东桥汽车站的离别

文 / 图 梁萌迪

即便时隔多年,我仍清晰记得那个冬日清晨,从东桥车站门口包子店里冒出的滚滚热气。西北风裹着醇厚的肉香扑面而来,让人忍不住直咽口水。巴掌大的店面被来往食客围得水泄不通,匆忙赶车的乘客买完早餐后,攥紧热乎乎的包子,扭头就钻进车站。狭小的售票口前排着长龙,售票员的手指在票据和零钞间翻飞,一刻不停。

那是2011年腊月,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高中刚放寒假,旬邑县东桥汽车站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几天。人潮涌动,汽车轰鸣,商贩叫卖,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,虽不是过年,却比过年还要热闹几分。只有那凛冽的寒风依旧,吹得人脸颊生疼。

当时我在县城读高中,放寒假时,归心似箭。我和同班好友收拾好行囊,急匆匆赶往车站。好友是北塬人,在靠近学校的东桥汽车站就能乘车回家;我是南塬人,需要去更远的长途汽车站。旬邑县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,以城区为界,分为南北两大塬区,这便是南塬人和北塬人说法的由来。清晨寒冷,我们决定先在车站门口的

包子店吃早餐,也算是一场短暂的告别。

两笼热气腾腾的包子端上桌,氤氲的水汽模糊了视线,也驱散了身上的寒意。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,聊着假期的打算,说着学校的趣事,全然没有察觉离别在即。那时我们都以为,这不过是无数次普通送别中的一次,开学就能再见,却不知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。

东桥汽车站虽小,却是县域北部塬区群众出行的交通命脉。客运班线像细密的蜘蛛网,连接着太村、职田、张洪、湫坡头、底庙等乡镇,唯一一条跨县线路通往邻县彬县。对好友这个职田镇人来说,这里是家与县城的便捷纽带。于我而言,这座老车站却成了心底无法抹去的牵挂。

吃完包子,好友检票上车。我站在车窗外,简单说了句“开学见”。好友透过车窗对我憨厚一笑,挥手作别。我目送着班车缓缓驶出车站,最终消失在凛冽的寒风中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,这一别,竟是永远。

春节过后开学,教室里再也见不到好友的身影。辗转得知,那个



图:梁萌迪

图:梁萌迪

图:梁萌迪

宝鸡汽车站:七十年交通变迁

文 / 图 董邦耀

宝鸡汽车站,这颗镶嵌在西北交通要道上的明珠,镌刻下近七十载的风雨沧桑与文明嬗变。这座始建于1956年的交通枢纽,从人民街的简陋站房到经二路的现代化建筑群,从四条运营线路到辐射陕甘宁的百余条班线,不仅是西北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,更是中国公路客运文明演进的生动注脚,承载着几代人的出行记忆与时代脉动。

个人记忆中的时代印记

我对宝鸡汽车站的最初记忆,定格在1973年寒冬。那时我在汉中航空厂工作,春节前途经宝鸡赶往陇县探望父母,客车票早已售罄,只能搭乘秦陇大卡车迎风颠簸两小时,下车时手脚几乎失去知觉。这段艰辛的出行经历,让我对公路客运的便捷与温暖生出朴素期盼。

命运的巧合让我与这座车站结下不解之缘。1982年,我调往宝鸡第一汽车运输公司(现为宝运集团),先后在经理办公室和宣传科供职,常与汽车站事务切磋业务。更幸运的是,受组织指派,我三次为其草拟、申报交通运输部“文明车站”先进事迹材料,得以近距离见证它的蜕变之路。

从驼铃古道到交通枢纽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宝鸡,客运事业近乎空白,七家私营运输公司以货运为主,民间往来多依赖驮骡,前往陇县需耗时两日。共和国成立后,宝鸡客运从马拉轿车、改制客运轿车起步,1956年宝鸡汽车站正式成

立时,仅有十辆轿车、四条线路,日送旅客700余人次。1970年,投资60万元、建筑面积7115平方米的经二路新站投用,成为当时陕西规模最大的汽车站,却因管理滞后陷入“进站一窝蜂,上车乱哄哄”的窘境。

经过迁建、改建的宝鸡汽车站,现在已是交通部核定的一级汽车客运站。站场面积17亩,新建大楼建筑面积达4.5万平方米,12个微机售票窗口、21个发车位、350辆参营客车、51条营运线路(不包括分流于宝鸡汽车南站的车辆与线路),构建起以宝鸡为中心的直达快速客运网络。日发班次500余班,日客流量最高可达1.6万人次,总营运里程6.3万公里,服务范围覆盖陕甘宁及毗邻省市,昔日驼铃古道已变身四通八达的交通动脉。

以服务为魂的蝶变之路

1983年起,车站主动改革开拓,成为三秦大地的服务明星。1984年、1987年、1990年连续三届获评交通部“文明车站”,1984年至1990年连续七年荣获交通部“优质服务先进集体”。涌现出模范司机容济生、王俊,模范广播员靳宏玲等一大批先进典型,在岗位上默默奉献,让车站多次斩获省、市“最佳汽车站”称号,年营业收入稳步攀升至150万元,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。

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

进入新时代,面对行业变革与旅客需求升级,宝鸡汽车站主动求变。增设自助售票机、智能安检设备、母婴室、残疾人专用通

分钟一班,结合周至丰富的文旅资源,增设楼观台、黑河森林公园等旅游专线,让游客一出车站就能直达景区。与此同时,周至的立体交通网络愈发完善,高速公路穿境而过,高铁站与汽车站开通接驳专线,“高铁+汽车”的模式无论是去西安还是前往各村镇,都便捷高效。

十年过去了,每次从外地回周至,远远望见“周至汽车站”的木质牌匾,心底便涌起暖意。刷脸进站时,总会想起2014年那张手写车票。返程时,看着窗外的秦岭和猕猴桃园,初来乍到的忐忑、爱人的手、检票员的吆喝,一幕幕清晰得如同昨日再现。逢年过节,车厢里塞满返乡人的行囊与笑语,作为异乡媳妇的想家思绪总会悄然漫过山川田野——想念娘家妈妈做的饅饅面,却也更想念婆婆的油泼裤带面。每当爱人送我到车站时,反复叮嘱“到了记得报平安”的模样,这份牵挂让我明白,周至早已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岁月流转,车辙深深。周至老汽车站的



每一次变迁,都是交通发展的生动缩影。它见证了周至从农业县到文旅县的转型,记录着我这个异乡媳妇的成长与蜕变,承载着我两个家的牵挂与眷恋。看着往返奔波中那些人的旧模样与新变化,成了我这个异乡媳妇最珍贵的记忆。

(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)

“建陵车站”的招牌在风雨里褪去痕迹已近二十年。铁皮棚子消失了,长凳不知所踪,但这个名号,仍在礼泉县建陵镇的村子之间口口传用,成了几代人抹不去的念想。

回溯往昔,建陵车站从不是规整的站点,不过是公路边搭起的一处铁皮棚,底下横放着一长条长凳,为候车人遮风挡雨。北边米家村、叱干镇、南坊镇发往县城的班车,总会顺路在此停靠捎客,没有固定班次,没有专职站务,却成了周边乡亲出行的必经之地。

我与建陵车站的缘分,始于高中。那时每周往返县城求学,都要在此候车。姐姐在车站旁开了家小小的面粉店,我放学后常去店里帮忙,卖货的间隙,便倚着门框看来往的人。有拎着大包小包赶集归来的人,有背着书包蹦跳的孩童,还有拎着包外出务工的乡亲,大家或坐或站,聊着收成、家事,等待那声熟悉的车鸣。每个周末下午,我也会加入候车的人群,揣着母亲备好的干粮,盼着班车早点到来。

面粉店是车站旁最热闹的去处,来往班车的售票员交接班的间隙总爱来店里歇脚。姐姐性子爽朗,递上一杯热茶,听她们讲路上的见闻,一来二去便成了熟络的朋友。我也沾了姐姐的光,那些哥、姐成了我格外照顾,车票钱常少收两三角,上车后还会特意留个靠窗的座位,叮嘱我路上小心。从高中到大学,七八年时光,我坐着这些顺路班车往返于县城与老家,省下路费不少,那份陌生人的善意也像冬日的暖阳,温暖了我的少年时光。

班车的长鸣是刻在记忆里的信号。如同鸟儿归巢前的啼唤,每次进出站,司机都会按响一声悠长的喇叭,穿透清晨的薄雾,划破夜晚的寂静。多少个清冷的秋日早晨,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,在父母的目送下走向铁皮棚,班车的灯光照亮前路,也载着我的求学梦驶向远方;又有多少个漆黑的冬夜,晚自习结束后匆匆赶车,班车眨着昏黄的眼睛刺破黑暗,稳稳停靠在路边,我和同村的伙伴欢欣雀跃地跳下车,踩着月光奔跑回家,远远就能望见家里亮着的灯火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在外地工作,一年难得回几次老家。后来家里买了小汽车,往返县城不再需要候车,我便再也没去过建陵车站。姐姐的面粉店早已停业,车站周边陆续开起几家饭店,烟火气比当年更盛。

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,我和家人在饭店门口聚餐,晚风带着麦浪的清香。忽然听见一声熟悉的长鸣,转头望去,一辆班车缓缓停靠在路边,姐姐的小儿子背着书包走了下来——他放暑假从南京的大学回来了。我上前接过他的行李箱,看着小伙子青涩的眉眼,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,像极了当年的自己,背着书包在铁皮棚下候车的模样瞬间涌上心头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建陵车站从未真正消失。它不在公路边的铁皮棚里,而在售票员递来的温声笑语里,在班车悠长的鸣笛里,在我往返求学的足迹里,更在每个游子对老家的眷恋里。那些关于等待与奔赴、善意与牵挂的故事,早已随着岁月沉淀,成为刻在生命里的印记。

(作者供职于西商分公司)



道、旅游集散中心等现代化设施,让服务更具温度;拥抱数字化浪潮,推出线上购票、扫码检票、电子发票等多元化服务,实现线上线下无缝衔接,极大提升出行效率。

老牌宝鸡汽车站先后荣获“全国旅客最满意汽车站”“三星级汽车客运站”等殊荣。300余名职工传承老一辈优良传统,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,让这座老牌车站在新时代焕发生机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经过几十年筹建,斥资上亿元在高铁南侧新建了宝鸡汽车站,经二路的老宝鸡汽车站改称为宝鸡汽车西站。

精神传承的启示

七十年风雨兼程,宝鸡汽车站的变迁,是中国交通运输事业从落后到先进、从封闭到开放的生动缩影,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。从简陋站房到现代化枢纽,从“脏乱差”到“文明标杆”,它的蜕变印证:真正的文明,不在于建筑宏伟与设施先进,而在于对“服务为民”理念的坚守,对每一位旅客的尊重与关怀;真正的发展,不仅是硬件迭代,更是服务品质的优化与精神内核的传承。

文
—
李海莹